

海洋与文明

物后浪

Lincoln Paine

[美]林肯·佩恩——著 陈建军 罗毅英——译

The SEA and CIVILIZATION
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海洋与文明

The Sea and Civilization

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

Lincoln
Paine

[美] 林肯·佩恩——著
陈建军 罗蕊英——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洋与文明 / (美) 林肯·佩恩著; 陈建军, 罗焱英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4 (2017.5重印)
书名原文: The Sea and Civilization
ISBN 978-7-201-11457-6

I. ①海… II. ①林… ②陈… ③罗… III. ①海洋—
影响—世界史—文化史—研究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37875号

THE SEA AND CIVILIZATION – 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 by LINCOLN PAINE
Copyright © 2013 by Lincoln Pain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16-292号

海洋与文明

HAIYANG YU WENMING

[美] 林肯·佩恩 著; 陈建军 罗焱英 译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编辑统筹	张 鹏
责任编辑	张 璐	特约编辑	陈顺先 韩贵骐 金晓芸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陈威伸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655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46.5印张 插页24
字 数	690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12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媒体推荐

尽管地球表面的 70% 都被水覆盖，历史叙述却一直是陆地中心论的。作者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将重心从陆地转向水域，带领读者通过海洋来纵观历史。无论对于资深的水手还是航海的门外汉来说，作者提供的资料都是十分宝贵的。

——《出版人周刊》星级推荐

有感于海洋世界的重要性在大众认知层面日益衰减，作者为我们带来了这部宏大的全球海洋史。这样一部内容全面而丰富的著作，必将构成海洋史研究这一领域的坚实基础。

——美国图书馆协会《书单》杂志

该书引人入胜，文采斐然，作者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海洋如何构成了一条通向现代世界的路径。

——美国《外交》杂志

该书包含丰富的史实与细节，从我们与海洋、湖泊、河流、运河之间关系的角度，讲述了人类历史的故事。

——《亚洲书评》

该书展现了出色的问题意识、优雅的文笔和百科全书式的视野。作者有力地提醒我们，人类“乘船走向海洋”的冲动塑造了一切世代的全部文明。

——《华尔街日报》

毫无疑问，该书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的一部海洋史。作者满怀激情地向我们讲述了海洋的故事，在当今的历史著作中，这种激情是十分少见的。

——《泰晤士报》

这是一部壮丽而全面的世界史，将我们从大洋洲原始居民的生活带入了集装箱时代。

——英国《每日电讯报》

这是一部最可读、最新鲜、最刺激、最全面、最敏锐、最富洞见而且最新的——简而言之是最好的——世界海洋史。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历史学教授

该书对全球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借助关于船只、风帆、风向、海流、航海技术及海洋法的大量知识，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部从吃水线视角观察的生动的世界史。

——卡伦·魏根
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这是一个视角崭新且严谨有据的故事，阅读该书仿佛亲历一段令人欣喜的旅程。

——《达拉斯晨报》

献给艾莉森

某天，当我正与阿布阿里·本·哈泽姆一起坐在亚丁湾海滨观赏海景时，他对我说：“是什么让你看起来如此心事重重？”

我说：“真主支持谢赫！对于阿拉伯海，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关于这里发生的冲突有着大量记载。现在，谢赫是最了解大海的人，因为他是商人的首领，他的船只继续向着最远处航行。他是否愿意提供一些我可以依靠的关于阿拉伯海的描述，让我不再感到疑惑？也许他会。”

他说：“你已经遇到了一位精通阿拉伯海的专家！”他用手中的棕榈叶抚平沙子，在上面画出了阿拉伯海的形状。

——穆卡达西，《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

（回历 375 年 / 公元 985 年）

中文版序

《海洋与文明》是一部跨国界、跨学科的历史著作，主要关注各块大陆之间的海上联系，并揭示其中重大的跨文化影响和变化。尽管书中并不缺乏关于帝国、王国和城邦的故事，但沿海地区与海上航路也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那里不仅交换商品，也交换着语言、思想和宗教，并接触到其他地区的商业、法律、审美乃至饮食。

得益于最近的一项发展，撰写一部全球海洋史变得越来越容易了，那就是海上贸易本身的日益全球化，中国等国家正在逐步夺回其自 16、17 世纪以来主导全球航路的地位。尤其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复兴伴随着一种很自然的好奇心，那就是在古代以及晚近的历史上，在漫长而宽阔的亚洲海岸上，海上商业和移民活动在商品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海上交流（以及这种活动的偶尔中断）在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时，它也使中国的文化和观念得以通过亚洲的海上航路广为传播。

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而言，这段历史所提供的知识都是同样重要的。直到最近，除了中国广州的“行商”之外，大多数西方人对海洋中国的历史仍然所知甚少。其结果便是，18 至 19 世纪的“行商”制度就像商业超新星散发出的耀眼光芒——辉煌而短暂，而且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于是，这很自然地导致了人们误解和低估了中国商业活动的海洋取向，这一取向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无政权保护的商人”（历史学家王赓武以此描述福建商人）在海外的商业领地（如新加坡、雅加达、马尼拉

等)。正是这种古老的海上活动传统，帮助中国的航海业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不到 30 艘国际贸易船只发展到今天世界上最庞大的国有船队。

在人们与全球海洋的互动关系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可能就是其普遍性，甚至影响到那些对航海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人。这一点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并无不同，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漫长历史上亦是如此。那些以海上贸易为生的人尽管常常遭遇反对和阻力，却以饱满的热情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并在此过程中丰富了自身及互动对象的文化内涵。

与此同时，任何地方的水手都知道，海洋是一个无情的对手，对其应该怀有敬畏，而不是一意将其征服。孔子在《论语》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如本书所展示的，如果说为我们所共享的全球海洋的历史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那便是这句简单的真理。

林肯·佩恩

致 谢

如果没有众多的同事和亲朋好友的支持与建议，任何人都不可能写出一部世界历史。约翰·赖特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们既是朋友和同事，也都是骑马爱好者、歌剧迷和出版经纪人。如果没有他的支持，这本书将依然只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从写作计划开始时起，他就一直鼓励我坚持下去，而我却始终漂浮不定。在此，我向他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在本书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中，许多人慷慨地花费时间来阅读大部分原稿并提出了意见，他们包括：世界历史协会的阿尔·安德里娅、我的博士导师，莱顿大学的雷纳德·布鲁塞和费米·加斯特拉、塔尔萨大学的凯利·沙维斯、南缅因社区学院的马丁娜·邓肯、现任圣母大学兼职教师的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海军战争学院的约翰·哈滕多夫、美国商船学院的乔舒亚·史密斯和史蒂芬学院的吉姆·特里。

其他曾对本书不同章节提出建议者包括：尼克·伯宁汉、美国商船学院的亚瑟·多诺万、南缅因大学奥舍地图图书馆的马休·埃德尼、H-World 网站的编辑大卫·卡利瓦斯等人及其用户、杜兰大学的克里斯·莱恩、已故的肯·麦克弗森、缅因州海事博物馆的内森·利普弗特、塔夫斯大学的约翰·C. 佩里、莱顿大学的路易斯·西金、内森·史密斯、汤姆·沃斯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的洛德韦克·瓦赫纳尔、卡罗来纳海岸大学的谢丽尔·沃德以及 MARHST-L 网站的用户等。

这本书中的许多想法，之前曾在一些会议上和文章中发表。我要感谢为我提供这些机会的机构和个人，包括组织会议的国际海洋经济史协会

(弗里曼特尔和格林威治)、世界历史协会(伦敦)、北美海洋史协会(马尼托沃克和诺福克)以及位于缅因州巴斯的海事博物馆。此外还有《国际海洋史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的刘易斯·R. “斯基普”·费希尔, 以及《北方海运》(*Le Marin du Nord*)的费伊·克尔特。

图书馆员在许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十分幸运地得到了下列人士的帮助, 包括: 鲍登学院霍索恩-朗弗罗图书馆的菲莉斯·麦奎德, 南缅因大学格利克曼图书馆的洛兰·洛厄尔、约翰·普兰特、马特·拉茹瓦和诺厄·伯奇, 南缅因大学奥舍地图图书馆的约兰达·特尼桑, 普罗维登斯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的诺曼·菲林, 荷兰皇家东南亚及加勒比海研究所(KITLV)的凯瑟琳·韦伦,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莱顿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图像研究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工作。我得到了许多机构和个人的帮助, 尤其是奥舍地图图书馆的大卫·尼柯克、阿迪娜·巴尼特和罗恩·利弗, 加拿大航海档案馆的保罗·亚当思韦特, 纽约艺术资源库的奇普·安杰尔、詹尼弗·贝尔特和彼得·罗霍夫斯基, 阿南达约提·比克胡, 《贸易杂志》(*Journal of Commerce*)的乔·邦尼和芭芭拉·维科,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郝素, 约翰·哈兰, 穆拉里·杰哈, 南缅因大学的齐普·凯洛格, 弗里尔艺术画廊和亚瑟·M. 萨克勒画廊的贝齐·科胡特, 帕梅拉·朗, 安东尼·纳哈斯, 航海家出版社的金·古莱·诺顿和亚历克斯·阿格纽, 绳结和水手结绳术博物馆的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德斯·波森,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鲍勃·普尔和帕梅拉·奎克, 乌尔里克·鲁道夫斯凯, 果阿国家海洋研究所海上考古中心的西拉·特里帕提, 安德烈亚斯·韦伯,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张颖, 以及赫维希·扎霍卡。

参考书目更加完整地记录了我在学术上所得到的恩惠, 但书中所有的事实性和观点性错误皆由我本人负责。这些错误就像钻进本书这一脆弱船体的蛀虫。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 我深刻意识到自己极大地受益于从小学到大学阶段遇到的诸位师长。我已经忘记的老师比我仍有记忆的还要多, 其中, 我要对以下3位老师表达格外的感谢, 他们是艾伦-史蒂文森学校的约

翰·帕里希奥、菲利普艾斯特中学的艾伦·伍利和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斯蒂尔·康马杰。

为了完成本书，我曾多次前往纽约。在那里，我受到了乔治娜·沃克和哈尔·费森登夫妇、马德琳·特拉姆和菲利普·纽厄尔夫妇的热情招待。我也非常感激伦敦的卡罗琳·克拉克和吉姆·克拉克夫妇，以及阿姆斯特丹令人敬畏的加尔尼布鲁塞宾馆。

除了以上提到的诸位，我与下面将要提到的几位之间都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们是：温德尔·拉奇和索兹厄·拉奇、南森·史密斯和埃莉诺·史密斯、伊丽莎白·米切尔和亚历克斯·克里克豪斯。瓦伦蒂娜·冯·克伦克在从科隆被短暂“劫持”到美因茨古代船舶博物馆后获救，我为她喝彩，并对帮助她逃离的尼科尔·冯·克伦克表示感谢。

在本书签约时，已故的阿什贝尔·格林出于对我的信任而冒了巨大的风险。我不但亏欠于他，而且亏欠于他的继任者安德鲁·米勒，尤其是安德鲁·卡尔森，一位极富耐心、机智、友好、美丽而直率的编辑。此外，尼科尔·佩德森指出了书中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错误，并无私地为本书的最后完工付出了大量心血。

我的父母曾多次阅读并评论本书的初稿。如果我的女儿卡伊和马德琳没有自己去写一部世界历史而是要求我去写，我会十分感激，感谢她们以一贯的良好心情始终支持我的工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艾莉森在各个方面为我提供支持。书中的错误与她无关，其成就则完全归功于她。

林肯·佩恩

于缅因州波特兰，2012年7月—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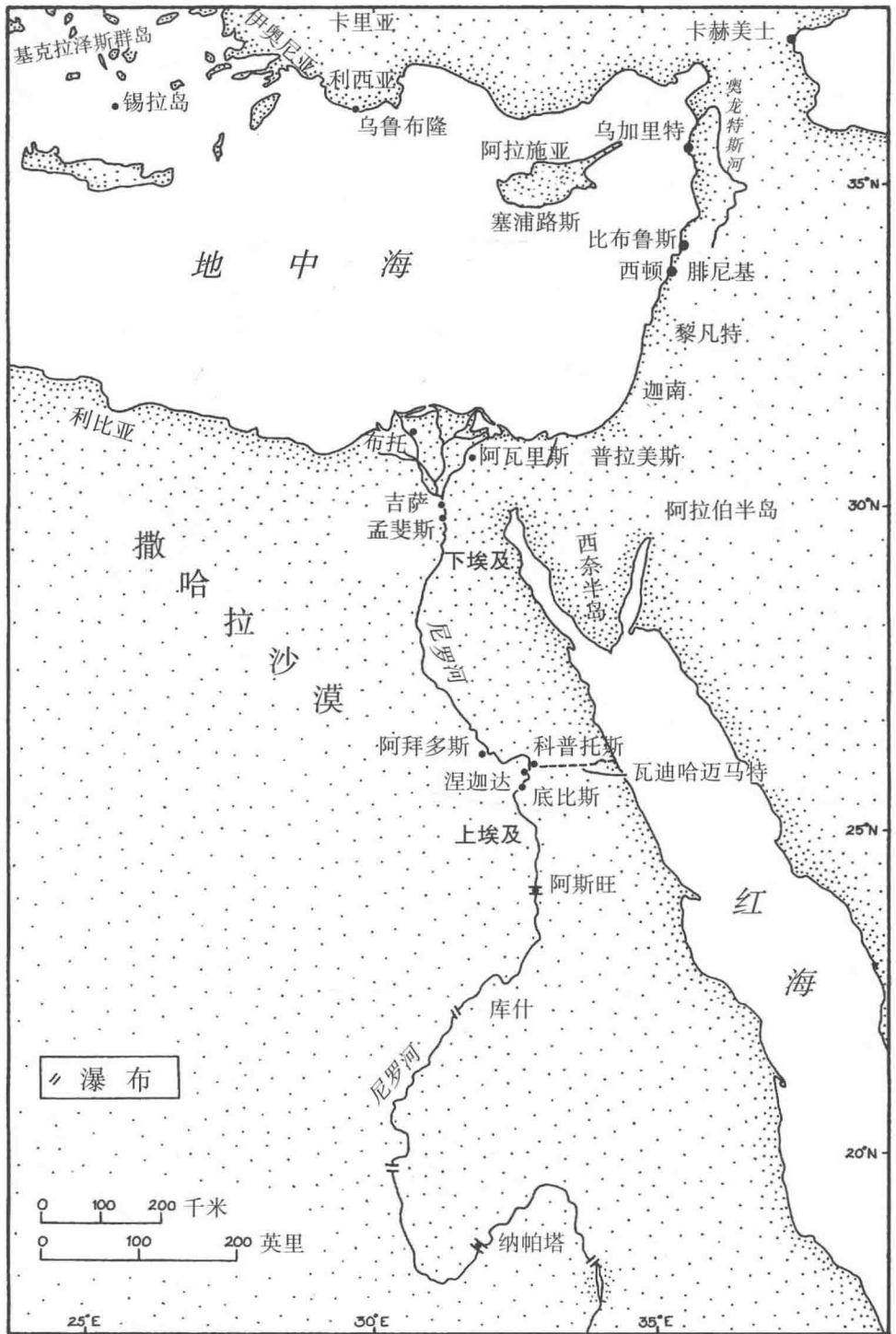
计量单位

本书使用海里表示海上距离，使用公制表示陆上距离。按照惯例，美国的河流长度以法定英里表示。

海里	千米	法定英里
1	1.85	1.15
0.54	1	0.62
0.87	1.61	1
米	英尺	
1	3.28	
0.3	1	
厘米	英寸	
1	0.39	
2.54	1	



前哥伦布时代的南美洲和加勒比海



青铜时代的埃及